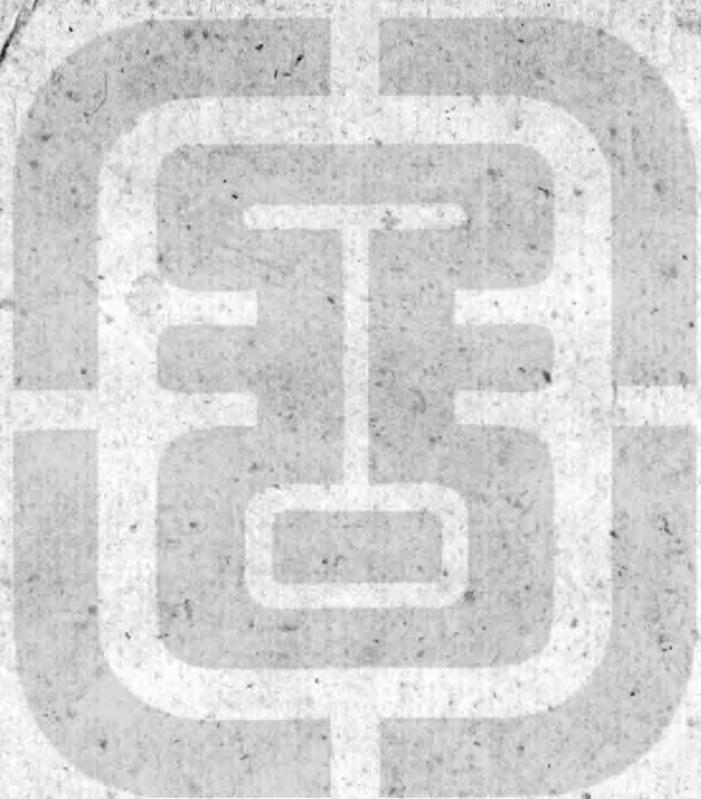


申  
14



進東南防守利便繳狀

左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發遣建康軍府主管江南東路  
安撫司公事臣呂祉狀臣建炎三年夏待罪右正言嘗  
建議謂當以建康爲根本淮甸爲藩籬連接沿江措置  
庶幾可以立國紹興元年冬待罪湖南提刑建議謂荆  
楚迺本朝上游宜於沿江措置使與吳會相接庶幾可  
以一統東南去年夏蒙恩除淮南宣撫使司參議具奏  
辭免謂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一身  
四體不備楊么在荆楚乃膏肓瘡痍他日恐資敵國宜

亟掃除宿兵以固上游之勢冬蒙恩除知建康府赴內  
殿奏事又論今日之事謂當先定其規模先爲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其說亦歸於沿江上下表裏之勢前後  
論奏副本具存然臣已見如是而已臣自到今任每與  
僚屬文學之士權略茲事取漢魏以來方策所載山川  
險阻道里遠近軍馬屯戍之地爭戰勝敗之事哀集類  
次命本府通判吳若安撫司淮備差遣陳克董其事作  
東南利害總論以襄陽江陵武昌九江皆建康上游也  
上下之勢要在相接作江流上下論北則合肥壽春盱

眙廣陵皆其表也表裏之勢又當如一作江淮表裏論  
今圖恢復必據要會以爲根本建康實中興根本之地  
作建康根本論誠以駐蹕建康則沿江戍守不可不備  
城池不可不修宮室不可不營郊廟不可不立河渠不  
可不議故自六朝建都以來沿江戍守城池宮室郊廟  
河渠事迹悉以類舉南北之事盡此矣臣愚謂今爲吾  
南國之患者有三一曰金賊二曰僞齊三曰楊么皆吾  
三敵也臣近探到東北調兵俱向陝西則窺吾四川矣  
李成據襄陽陰遣人結楊么則扼吾荆楚矣宿亳修城

順昌聚糧近又城渦口乃是曹公伐吳入淮路此其計不淺則又動搖吾淮甸矣當四川者吳玠關師古當荆楚者王夔而已至於淮甸則未有當之者雖有當之者又不可恃雖有可恃者又左右無援則是形勢閒斷上下無備表裏不一其何以立國臣請以三國之事驗之魏有荀彧蜀有諸葛亮吳有魯肅皆一時之傑也荀彧說曹操則曰先取河北南臨荆州諸葛亮說劉備則曰跨有荆益保乎險阻者其意各在吞吳故不得不窺荆州也至孫權都江左荆州乃其上游尤當力爭故魯肅

說之曰荆州與國鄰接據而有之天下可定及曹操破荆州順江東下則遣周瑜逆擊劉備領荆州牧則命諸葛瑾從備求之而又躬擐甲胄與魯肅呂蒙陸遜輩數十年閒以死拒戰而荆州要地卒爲吳有魏不復南渡蜀不敢東下者以不失上流之勢也及吳之衰晉圖平之羊祜首建策謂必籍上流之勢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是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其後王濬唐彬胡奮王戎輩并吞席卷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悉如祜

策而吳遂亡然則荊州豈可失也一失荊州江左難立  
矣臣又以周唐之事驗之南唐雖跨據江左止能奄有  
淮甸每冬淮水淺涸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吳廷紹以  
疆場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劉仁贍上表固爭不勝及  
周世宗圖淮甸諸將欲據險以邀周歸師宋齊邱曰如  
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乃命諸將各自爲守  
毋得擅出擊周師由是壽春之圍益急自劉仁贍失守  
之後周師乘勝水陸俱發唐之君臣無以爲計相視悲  
泣始獻江北之地而江左有齒寒之憂矣及我 藝祖

受禪再定淮甸江左之勢愈孤雖於沿江繕城壘聚甲  
兵厚方物之貢以緩師遣匈奴之使以求援竟無益於  
救敗而江南遂平然則淮甸豈可失也一失淮甸江左  
難立矣故爲朝廷之計宜亟圖之不可以遣使待報之  
故因循廢日以墮其計也今時氣未振難以議戰征但  
當謹守封疆以戒不虞如沿江一帶自襄陽江陵武昌  
九江而下淮南諸郡如合淝壽春盱眙廣陵等處各屯  
兵馬西與四川形勢接聯使上下有備表裏如一庶幾  
可與抗衡進可以禦敵退可以堅守雖未剪除兇逆混

一寰區而南北之勢成矣自魏而下定都江左其閒有志於中原者多矣時有所未可祇取禍敗者非止一事宋文帝元嘉中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計策迎合取寵獨沈慶之以爲不可時文帝以謂虜所恃者惟馬今下水浩汙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礮必走滑臺少戍守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禽也初魏羣臣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出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尙暑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展至十月吾無憂

矣王元謨圍滑臺初措畫乖繆眾心失望數月不下魏人潛遣人撫慰遂擁兵渡河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始懼走而魏師長驅宋人肝膽塗地矣此往事也可以爲輕舉之戒今僞齊不難平大梁不難復正恐禍根未除貽患在後耳兵家之勢先度彼己虜人深歸巢穴自河以北所至畱一二酋領雜契丹九州人鈐制吾之赤子其強弱虛實不得知也而河之南付之僞齊使爲吾之敵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屯江左皆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得其強弱虛實而後可圖必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於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然後可以係東南  
離散之心慰西北來蘇之望振作士氣以待天命其舉  
事也自非精銳之師直擣其心腹前者克勝後者相繼  
一時過河使聲實兼舉則事未必濟而今日之勢似有  
未可故剪除兇逆混一區宇臣謂其未能而南北之事  
臣恐其當爲也臣聞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今北路未夷  
國威未振中夜以思不寒而慄矧臣嘗蒙眷擢列諫省  
薦歷外臺今又爲藩臣誓思所以圖報事係大體無以  
逾此故數不量力論之所有吳若陳克所著南北事迹

釐爲三帙日之曰東南防守利便謹令繕寫隨狀進呈  
伏惟 睿旨俯垂省覽如合聖意乞早賜施行臣不勝  
昧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東南防守利便上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進

東南利害總論

自古中興之業惟周宣王漢光武爲能恢復混一以還  
祖宗之舊如先主之造蜀而天下因以三分晉元帝之  
渡江四海一家裂爲南北其小大強弱若不相似然其  
規摹之廣狹必素定焉如是而王如是而霸謀而行之  
至於成功未聞依違於兩閒徼倖於一切而能以有爲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也自金人作難中原蕩覆國家權時之宜狩于南土僞  
豫小子僭據京縣此三分之時邪南北之勢邪明此則  
恢復混一可得而言矣夫廟堂之規摹其數定與否不  
可得而知也區區之見竊有惑焉自建炎之初車駕幸  
淮三年夏幸臨安五月幸建康其年秋幸會稽後二年  
再幸臨安則是都邑之遷徙未聞有定居也中間嘗用  
畱守之兵欲率勵羣盜復收趙魏幾何而輒罷又嘗以  
宰相都督諸軍議遣大將欲涉淮以趨宿泗俄而中輟  
又嘗令李橫牛皋破潁昌欲直擣汴京而亦卒無所成

則是進取之前卻未聞有定論也夫規模不素定欲爲  
三分爲南北猶不可必况於恢復而混一乎爲今之計  
必先定都邑以固根本而後定進取以復境土規模已  
定斷之以不惑持之以不倦人既信之天且助之夫豈  
有不成之功乎且周宣王之興實起於東都漢光武之  
烈實本於河內建康之形勢其地險於維揚而其勢便  
於會稽臨安是亦今之東都河內也誠建都於此以爲  
興王之基扃而後按地形之表裏極江流之上下以謀  
進取可也且淮甸者江左之表也九江武昌江陵襄陽

者建康之上游也孫氏不能舉淮南劉氏不能有荊州  
故卒與魏人三分而守之此無他時之不便故也及晉  
之東兼淮南并巴蜀包荊襄而家於建鄴南北之權均  
矣而亦不能有荊州滅劉氏以取京洛此無他德之不  
修故也今誠能宿重兵於盱眙廣陵以瞰齊魯開外藩  
於合淝壽春以躡陳許控帶九江武昌以奄有楊越鎮  
撫荆南襄陽以應接川陝若然則地形之表裏并包爲  
一江流之上下首尾相應進而可以混南北矣方且舉  
賢用能信賞必罰勤政以厚其民節用以阜其財選將

以練其兵深謀蓄力與人待時順天之道乘敵之釁一  
舉而清中原恢復混一尙庶幾及見之要在於規模素  
定而已凡建康之根本江淮之表裏江流之上下其詳  
旣載之本篇又爲之圖以備朝廷之覽觀焉

建康根本論

臣聞帝王之開國啓土必觀天之道因地之利審人之  
情於以經理四方而垂裕萬世豈徒然哉國家決策南  
幸采羣臣之議以建康爲京都凡天之眷祐地之便利  
人之攸賴盡在是矣昔秦始皇東巡經秣陵縣望氣者  
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張紘亦說孫權地有王  
氣天之所命宜爲都邑因徙治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西  
晉之末始改石頭爲建康起元帝迄陳區區強霸曾不  
足以當此休應往者主上駐驛金陵天人之際於斯和

會是知符命所從來遠矣其開基傳祚豈有窮哉前所謂觀天之道者此也建康在東南爲一都會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其山川之雄盛原隰之平衍食貨之富饒真足以容萬乘而供六師前所謂因地之利者此也且時巡南國宜順人心作京宅土以塞吳中父老望幸之意矧北土之民謳歌未改一聞法駕臨江有以知聖神不忘中原之志延頸企足孰不俟戴前所謂審人之情者此也夫天之所助地之所宜人之所向三者合而升平之期可必矣若乘此機會都於建

康則是興王之基已立改令更化練兵積粟以須天時神州赤縣不難復也大計一定至於修城隍作宮室立宗廟社稷增戍守畫封圻此有司之事稽之於古驗之於今斟酌損益條具於後

### 歷代議遷都

吳孫皓遷都武昌陸凱上疏曰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堵塙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陸居則峻危且童謠言甯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甯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比死足

學海類編 卷之五 事功  
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晉蘇峻平宗廟宮室竝爲煨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  
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王導曰建康  
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先主俱言王者之  
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則  
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  
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懼非良計  
繇是嶠等謀竝不行

南齊蕭穎胄議遷都夏口柳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  
捨根本動搖人心不從俄而巴東之兵至峽口遷都  
之議遂息論者以爲見機

梁侯景平梁元帝臨荆陝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  
歸建鄴故府臣僚皆楚人竝欲歸都江陵云建鄴雖  
是舊都凋荒已極兼與北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  
無所及帝無去意周洪正諫曰士大夫言惟聖所居  
本無定處若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猶列國諸王  
今日赴百姓心不可不歸建鄴

南唐嗣主用唐鎬計遷都豫章改號南都然洪州乃

藩鎮之地反爲王都官舍營壘十不容其一二自公卿下至軍士阜隸皆旦夕思歸

右南朝建都之地不過吳下建鄴豫章江陵武昌數處其強弱利害前世所論是非甚易明也吳孫策嘗以會稽爲根本及大帝嗣立稍遷吳下京口其後嘗住公安又嘗都武昌蓋往來其閒因時制宜不得不爾及江南已定遂還建鄴保有荆楊而與魏蜀抗衡其宏規遠略晉宋而下不能易也故孫皓舍建鄴而之武昌吳因以衰梁元帝舍建鄴而守江陵梁遂以亡李國主舍建鄴而遷洪府南唐終不能以立善哉王導之斷也析會稽豫章二論而綏輯舊都轉危爲安運亡爲存晉以永世導之力也夫古者建都啓土必謀之卜筮今都邑之議時有不同胡不觀之歷代之得失其爲卜筮亦大矣

修城隍 歷代城隍

都城

輿地志建鄴都城周二十里十九步本吳舊址吳都城賦云郭郭周而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以經始用累千祀吳之城郭其可攷者大略如此  
建康實錄晉始繕苑城修六門卽吳舊城也江左所  
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  
門與宣陽門爲六又云雖經五代門牆互有修改其  
實都城皆吳之舊址也

### 倉城

吳大帝三年使御史郗儉監鑿城而南自秦淮北抵  
倉城名運瀆按建康實錄宮城卽吳苑城城內有倉  
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爲倉城

咸和中修苑城爲宮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  
內道北

### 臺城

晉武帝七年作新宮輿地圖云卽臺城也在縣東北  
五里周八里

### 東府城

輿地志在縣東七里清溪橋臨淮水周三里九十步  
本琅邪舊第後爲會稽王道子領揚州刺史以爲治  
所時人呼爲東府宋武帝領揚州因築城以居彭城

王義康更開拓北墉峻西塹自後常爲宰相廨也齊高帝封齊王以東府爲齊宮城

### 西州城

卽古揚州城在上元縣之西二里周迴三里輿地志云揚州廨王敦所創也石氏之亂焚燒府舍陳敏營孫氏故宮居之元帝初渡江卽敏府創今城其後會稽王道子領揚州而居東府故號此爲西州大明中以東府爲諸土邸西州爲丹陽

### 石頭城

吳志十六年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

蘇峻據石頭城王師旣集峻攻大業壘陶侃將救之周羨曰若救大業步兵不如峻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大業自解侃從之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王敦舉兵明帝以溫嶠守石頭孫恩寇京口元顯守石頭桓溫西征朝廷空虛以劉波頭領五千人鎮石頭

自宋以後江邊有警必先據石頭以爲扞禦石頭圖

經云在今上元縣西五里緣江圖云石頭城南抵淮水當淮之口南開二門東一門吳大帝築以貯寶貨軍器有戍軍晉室中興常爲險要必守之地義熙中再修治自宋齊以來多以諸王鎮之陳大建中又加修築以貯軍食

### 越城

王含錢鳳等至于南岸夜遣段秀屯水北平日戰於越城大破之

盧循至淮口令王仲德屯越城

崔慧景寇建鄴蕭懿入援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中鼓舞稱慶

圖經越王城在江甯縣南三里越絕書云范蠡築周迴二里八十步又曹憲揚州記云越王所築昔句踐平吳之後伐楚乃築此城在秣陵長千里

右建康故城在上元縣東三國志孫權徙治建鄴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爲建鄴輿地志云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蓋孫權雖城石頭以扼江陰然其都邑則在建鄴故城歷代所謂都城者是也東晉

學海類編 卷之七 專攻  
及宋齊梁陳因之雖時有改築而其經畫皆吳之舊也諸葛亮論秣陵地形云鍾阜龍蟠石城虎踞則南朝都邑襟抱左右槩可見矣晉宋以來面淮有朱雀航宋文帝作元武湖蓋傅會龍蟠虎踞而爲此名也有曰臺城則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西州城則諸王若宰相居之有曰倉城則儲蓄之所在也以宮室託攷之皆在都城之內然舊城在北去秦淮五里故淮上皆列浮航緩急則徹航爲之備吳緣淮立柵前史所謂柵唐是也其江岸必爭之地則別築石頭城

常以腹心大臣鎮守其處及楊行密徙築今城則稍遷近南夾淮帶江以盡地利然城之西隅據石頭岡阜之脊以立城基又城之南與天禧寺相直卽昔人所謂大長干是也其城基與長干山勢連接形勢如此所謂與敵分險者也昔王僧辯屯石頭城侯安都令軍人奉之投於女牆內眾隨而入國初曹彬之下自京口襲之以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險峻故安都江夏登長干北望金陵問其地曰伏龜於是督軍攻之南城遂陷然則今之西北東南兩隅當隨地形高

學海類編 卷之八  
下爲之措置且石頭城見有故基而越王城故基見  
與長干相接皆憑高下瞰城內宜占形勝修築堡塢  
令可容三五千人以備非常如披城下寨之類是也

溝池

秦淮

孫盛晉陽秋云淮水秦所開故謂之秦淮建康實錄  
秦淮舊名龍藏浦其上有二源一發自華山經句容  
縣南流一發自東廬山經溧水北流入江甯界二源  
合于方山西注大江分派曲折不類人功疑非始皇

所開張紘云始皇東巡望氣者云金陵地有王者都  
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接石頭城處今方山石澁橫瀆  
是也南朝時淮水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間至於石  
頭入江吳時夾淮立柵十餘里梁天監中作兩重柵  
皆施行馬又淮上自石頭至運廨總二十四渡皆浮  
航往來惟大航用杜預河橋之法本吳時南淮大橋  
也一名朱雀橋當朱雀門下度淮水王敦作逆溫  
嶠燒絕之是後以船舶爲浮橋復有驃騎航船行格  
航丹陽城後航總四航遇警急卽徹航以爲備今秦

淮二源如古歷上元江甯縣界自建康城東北入城  
中西入大江潮溝運瀆清溪

吳志令侍御史郗儉作運瀆地志云潮溝吳大帝所  
作以引江潮在六門之西及今九州廟西瀆是也建  
康錄吳赤烏四年詔鑿東渠名青溪通城北塹潮溝  
以地志攷之古城西南行者是運瀆自歸善寺門前  
東出青溪者名潮溝其實青溪引秦淮水運瀆引江  
水皆灌注古城中曲折縈帶皆通城北塹轉入後湖  
今運瀆已湮塞潮溝在上元縣西四里闊三丈深一

丈今青溪在縣東六里闊五丈深入尺歲久淺涸水  
流斷絕續不復通城北塹也

右古城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濠塹亦  
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爲運瀆以入倉城開潮  
溝以引江水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渠名青溪皆  
入城中繇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也自楊行密  
依淮爲城其城之東塹皆通淮水其西南邊江以爲  
險然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市皆被其害及盛冬水  
涸河內往往乾淺議者以謂合於秦淮上下置閘遇

淮水暴漲卽閉上流令水自城外輸瀉入濠以殺水勢如冬淺涸卽閉下流蓄水以養壕塹又城北而地勢大段高峻其壕水不過數尺若據吳之舊開潮溝以東引江水開青溪以西引秦淮縈繞城之北面入於後湖則城北壕塹自然通快矣

戍守 歷代戍守

白下

上元縣西北一十四里輿地志齊武帝以其城依山帶江移琅邪郡居之

陳武帝與齊兵戰於幕府山命侯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屯大敗之

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於白下游奕以禦隋六合之

兵

上元縣北一十五里

蔣山

宋武帝之入討隋師伐陳蘇峻內向皆先據蔣山賀若弼至建鄴司馬涓進言於後主請北據蔣山南斷

淮水

龍尾

蔣山青龍山之閒

齊兵北渡蔣山侯安都與齊將戰于龍尾

覆舟山

蘇峻濟自橫江至陵口遂據蔣山之覆舟山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宋武帝艤軍於覆舟東張疑兵油帔冠諸木徧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殊死戰大敗楚兵

北郊壇上元縣覆舟山之南去縣十里

王師之禦王恭謝炎守北郊

盧循入寇劉欽宣守北郊

齊寇至幕府山陳高祖移頓郊壇北

藥園在北郊壇之西

宋武帝築藥園壘以拒盧循

幕府山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

徐嗣徽引齊兵營幕府山

齊兵至幕府山南陳武帝自覆卞東移斷郊壇北與

齊人對壘

西陵上元縣東北一十五里吳大帝陵也

蘇峻至蔣山下壺戰于西陵敗績

白土岡上元縣二十二里迴迴一里高十丈南至淮

賀若弼進軍鍾山魯廣達於白土岡與若弼旂鼓相

對隋軍退走

土山 上元縣東南三十里周迴四里高二十丈

石季龍將寇海道蔡謨所統七千人東至土山西至

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

羅落橋 上元縣東北六十里有羅落浦今攝湖流入大江

宋武帝進至羅落橋斬皇甫敷

江乘 漢武帝時江乘縣屬丹陽郡吳錄江乘屬建鄴太康地志亦屬建鄴東晉以江乘屬南琅邪郡南徐

記江乘縣西北有江乘今在上元縣西北一十七里

孫策渡江轉攻江乘

徐盛作疑城自石頭城至江乘

蔡謨鎮守八所自土山至江乘

竹里 在句容縣方輿記行者以其輕險號翻車峴

宋武帝舉兵至竹里

直瀆 上元縣西北三十五里

直瀆山 上元縣北四十里

蘇峻犯建鄴王佺期鄧嶽次直瀆

四望磯 上元縣西北八里西臨大江南連石頭城

溫嶠討蘇峻於四望山築壘以逼石頭

新洲 上元縣北五十里

宋武帝伐荻新洲

孫恩至新洲不敢進

白石 上元縣北一十二里南徐記檐湖面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古白石壘也

陶侃討蘇峻諸將議於查浦築壘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曰查浦地下又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

以上係上元縣界

查浦

江甯縣西南二里建康實錄石頭南上一十里

陶侃屯查浦

李陽與蘇逸戰于查浦

盧循犯建鄴宋武帝柵石頭斷查浦以拒之

新亭

圖經新亭鄉在江甯縣東南四十五里吳錄南上十里

楊佺期至石頭聞劉牢之領北府兵在新亭賊皆失色乃回歸師屯于蔡洲

李居士屯新亭曹景宗馳戰敗之

崔慧景兵至新亭石頭白下兵皆潰

徐道覆勸盧循焚舟自新亭步上

新林 江甯縣南三十里

侯景圍臺城柳仲禮韋粲合軍屯新林

板橋 江甯縣南三十里

晉師將至吳遣張悌屯板橋

梁武帝起兵令將軍呂僧珍屯白板橋

江甯 縣西南六十里

王敦蘇峻犯建鄴晉武帝梁武帝起兵皆屯江甯

慈湖 太平州界至建康七十五里

石季龍寇歷陽趙嗣屯慈湖

蘇峻敗司馬流於慈湖

牛渚 太平州界至建康八十五里

吳孫瑜自溧陽移兵屯牛渚

孫直督牛渚作橫江塢

晉王渾周浚濟自牛渚破吳師於板橋

蘇峻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

采石

侯景陷歷陽武帝問羊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

巢窟烏合之眾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必敗矣

隋軍濟江陳樊毅謂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巡於江中上下防扞如其不然大事去矣

張公洲

縣西南五里周迴三里

梁書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柬之舟師次張公洲

陳霸先擊破侯鑑于張公洲

蔡洲

江甯縣西新五十二里周迴五十五里

陶侃溫嶠討蘇峻直指石頭次于蔡洲

盧循大至宋武帝曰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

蔡洲成擒耳

茄子洲

江甯縣西十三里周迴四十一里

溫嶠陶侃赴援侃泊茄子洲

却鑿自廣陵來會于茄子洲

倪塘

江甯縣東南五十五里

王含錢鳳逼建鄴帝夜募士渡水掩其不備大破含軍含率餘黨於倪塘西置五城如卻月勢

三山 江甯縣西南五十七里輿地志云吳舊津所也

王濬伐吳順流鼓棹直指三山

洌山 江甯縣西南七十里輿地志吳舊津所也內有小河可泊船商客多停此以避熱風故以名焉伏滔

北征記亦謂之溧洲洲上有小山其形似栗因名之

宋武帝義師討逆劉牢之為前鋒率北府文武屯洌

洲

以上係江甯縣界

江甯鎮 江甯縣西南六十里事具在前

江甯鎮當太平入建康水陸之衝今但有鎮將去大

城岡馬家渡巡檢寨尙遠謂宜措置比之秣陵淳化龍安事體最重

秣陵鎮

昔孫策渡江攻牛渚遂至秣陵時薛禮據秣陵笮融屯縣南策以融險固去轉攻湖熟江乘徐嗣徽引齊兵以攻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度兵為自方山進及倪塘吳孫皓時施坦眾萬餘人自秣陵將逼建鄴諸葛靚迎擊坦於九里汀今秣陵之南也繇此知秣陵北抵句容南抵建康屯兵設備不可不密

淳化鎮

淳化鎮所以蔽遮句容縣而應接京口其名雖不見於載籍而在今之形勢實為衝要

龍安鎮

龍安之名不載於晉宋以來諸書然與其州宣化鎮分江為界自宣化鎮至盤城竹墩上下瓦梁乃泗洲之閒道其斥埃戍守不可不嚴

下蜀鎮巡檢寨

句容縣至府一百五里

東陽巡檢寨

句容縣至府六十里石

步巡檢寨

上元縣界至府四十里

靖安巡檢寨

上元縣界至府一十五里即舊龍安

鎮自宣和中方改曰靖安置寨

大城岡巡檢寨

江甯縣界至府四十里

沿江巡檢皆是江流險要之地其土軍不過百十人所管舟三五隻謂宜量地之宜修築城堡令可容三二十人平居無事止令巡檢土軍守禦遇有警急須增馬兵為備其舟船亦合計置增添古人論守江之策不過岸上築塢水中浮船此今之先務也

右建康四境東鎮江府北真州六合縣西和州西南太平州皆沿江要害之地也自南朝以來敵國若寇盜出廣陵六合縣京口以逼建鄴則所備者白下蔣

皇清類編  
山龍尾覆舟山白土岡北郊壇藥園幕府山羅落橋  
江乘竹里今上元縣句容縣之境也若自上流或渡  
歷陽而來則所備者石頭查浦新亭板橋江甯慈湖  
牛渚采石今江甯縣太平州之境也若舟師浮江而  
下則所備者直瀆新洲四望磯白石張公洲蔡洲茄  
子洲倪塘三山洌洲今上元縣江甯縣之境也按今  
之州縣四境參攷之諸書凡兵所從入與建鄴扞禦  
之地則異時軍行頓宿與城守屯防可得而言矣且  
晉之伐吳也王渾周浚自牛渚至板橋斬吳軍師張

悌王濬以舟師自三山至于石頭城則是兩軍水陸  
並進皆趨建康之南面也宋武帝之討逆也起兵於  
京口次於竹里斬吳甫之於江乘進至羅落橋斬皇  
甫敷遂至覆舟山則是義師自南徐之東北歷句容  
縣出於蔣山以攻建康之北面也隋之伐陳也賀若  
弼自廣陵濟江攻夏京口沿江諸戍分兵斷曲河之  
衝而入韓擒虎濟自橫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  
姑熟次于新林二將會兵南北道並進若弼敗陳師  
於白土岡之東南遂薄都城韓擒虎自新林至于石

子岡繇朱雀航入南掖門則是一軍攻建康之東引兵以據蔣山之南一軍攻建康之南乘勝以趨秦淮之北也蘇峻自歷陽舉兵令韓晄入姑熟屠于湖戰于慈湖峻濟自橫江登牛渚至蔣山戰于西陵遂破青溪柵則是峻令別將攻慈湖以牽制江甯以南而後取牛渚間追出蔣山北以瞰都城也推此則前世敵之所必攻與我之所必守其險易遠近可坐而得矣爲今之戍備其不可密乎然有所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寇來則據險寇去則解嚴是也有所謂隨地

之形以爲輕重治軍旅於閒暇之時修壁壘爲長久之計是也何謂因敵之變以爲緩急昔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爲憂蔡謨遣徐元等守中洲并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所統七千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一十處烽火接望三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則備建康京口之東北如土山江乘此其津要也咸康中石季龍寇歷陽王導都督諸軍事以禦之令趙嗣屯慈湖路永戍牛渚郗鑑使陳光率眾以衛京師蓋季龍將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專攻  
涉江則備建康之南如慈湖牛渚此其噤喉也盧循  
至淮口琅邪王次中堂宋武帝次石頭王珍屯南掖  
門劉欽宣屯北郊築查浦藥園建尉三壘以拒之蓋  
盧循已逼秦淮則備建康之西南且備建康之北如  
石頭南掖門北郊以據其便利如查浦藥園建尉以  
遏其奔衝者又何謂隨地之形以爲輕重自吳以來  
石頭南上至查浦查浦南上至新亭新亭南上至新  
林新林南上至板橋板橋南上至洲陸有城堠水  
有舟楫今欲備建康之南其措置之策莫先於此也

韓咄築石頭五城修塢壁起建鄴抵京峴樓規相望  
置館第數十餘石頭城穿井皆百尺造樓船皆二千  
柁繇海門大閱至申浦而還今備建康之北其施設  
之方莫先於此也雖然事有便於古而亦可施於今  
則如前所陳是矣事有宜於今而不必出於古請得  
而論之今建康四面如江甯秣陵淳化龍安諸鎮如  
下蜀東陽石靖安天城岡馬家渡綱沙夾慈湖諸巡  
檢其名不皆見於地志而其事不盡傳於舊史然觀  
其形勝詢之父老其利害較然可曉議者謂諸鎮寨

宜作城塹具艘艦增卒戍稽之於古驗之於今可依  
擬斟酌而行也雖然以道爲形勢者守四夷以人爲  
形勢者守四藩以地爲形勢者守四境苟經略無以  
治外則雖有金城湯池不足以爲險也苟政事無以  
得民則雖有壯埃巨屏不足以爲強也孟子曰地利  
不如人和吳起亦云百姓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  
已固矣第著之末篇以待朝廷之選撰云

畫封圻

漢丹陽郡領宛陵於潛江乘春穀秣陵故障句容涇  
丹陽石城姑熟陵陽蕪湖宣城丹陽永平臨城懷安  
甯國安吳廣德晉太康中改永平曰永世分秣陵置  
建康割宣城宛陵陵陽涇安吳廣德甯國春穀石城  
臨城懷安十一縣屬宣城郡而更置于湖江甯二縣  
安吳廣德

唐初改金陵爲白下延陵句容二縣屬潤州丹陽溧  
水溧陽三縣屬宣州

今建康四至八到

東至潤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和州烏江縣五十五

學海類編  
里 南至宣州甯國縣九十九里 北至真州六合縣九十九里

東南到湖州安吉縣常州宜興縣兩縣爲界三百三  
里 西南到太平州一百里 東北到潤州一百九  
十九里 西北到真州宣化鎮四十里

領縣五

上元 江甯 句容 溧水 溧陽

東西二百三十五里 南北四百六十里

右漢元封時丹陽領縣十七及孫氏有國建鄴領縣

十九晉太康中割縣十一入宣城郡唐初以東境屬  
潤州南境屬宣州蓋其江山形勝當天下多事則爲  
帝王所都及夫削平之後必稍割邊縣以分其勢其  
措置不得不然也今建康提封不能數百里今京邑  
浩穰之置謂宜合并京口姑熟以爲王畿升宣城池  
陽比之輔郡且京口在南朝號稱三鎮凌亭大業曲  
河長岡爲國東門之限姑熟與建甯亭驛相望戍蕪  
湖備牛渚其事見於載籍者不一宣城據池陽徽之  
孔道池陽控帶上流晝夜分疆以屏王室擇守將屯

重兵略如晉宋之舊比漢丹陽吳建鄴之邦未爲過也

### 歷代宮室

太康三年地志吳太初宮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起也在縣東北三里晉建康宮城之西南

晉元帝渡江鎮建鄴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以太初宮爲府舍石冰之亂太初宮災燒殆盡陳敏平石冰因太初故基創造府舍元帝所居卽敏所作府舍帝

領江左積十一年始卽帝位常居舊府明帝亦不改作至成帝始繕苑城地志云周八里

武帝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尙書僕射謝安決意修定皆仰模元象體合辰極二月始工內外日役六千人秋七月新宮成內外殿大小三千五百間今宮城周迴四里四十五步上闊二丈下闊二丈四尺高二丈僞吳順義中築行宮在子城西偏

右吳太初宮方三品丈晉建康宮周八里今宮城之廣狹方晉則不足比吳則有餘其地北枕覆舟山蓋

鍾山之麓也牛首在其前卽王導所謂天闕者是矣  
左鍾阜右石頭龍蟠虎踞眞帝王之宅也故自來守  
臣以前朝故宮不敢正據面勢其府舍廳事在子城  
之西偏比年修行宮又失於攷訂改作豈至尊當易  
之義耶昔汴京修大內旣成 太祖居正殿洞開朱  
朱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偏曲人皆見  
之謂宜卽子城之中爲正殿與金闕門相直稽之五  
行家旣云便利又合於制度昭然可信不疑也昔吳  
大帝欲徙武昌材瓦更繕治太初宮羣臣奏言武昌

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代致帝曰  
大禹以卑宮室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  
代致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及晉謝安啓  
作新宮王彪之曰中興卽位東府殊爲儉陋元明之  
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闌臺都坐殆不蔽寒  
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爲儉狹復不至陋殆  
合奢儉之中今自可隨宜增修強寇未殄不可大興  
功力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  
事當保國甯家朝政惟先豈以修屋舍爲能邪觀大

帝詔與彪之之論他日營繕可爲法也

歷代二郊宗廟社稷

南北郊

建康實錄元帝二年作南郊在宮城南十五里郭璞卜立之案輿地圖在今縣城南十八里長樂橋東離外三里

建康圖經古南郊壇在縣南十八里

成帝八年作北郊壇於覆舟山之陽制度一如南郊建康實錄云北郊壇在縣東八里潮溝後東近清溪

今蔣山南有北郊壇卽陳武帝破齊師處

晉書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儀尙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都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修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常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立南郊於其地其制度皆太常賀循所定多依漢及晉初之儀是時尙未立北壇地祇眾神尙依天郊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明帝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天郊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

皇清類編  
卷之三  
東 南 防 守 利 便 上  
事 功  
北斗三台司命后土太乙天乙太微勾陳北極雨師  
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五嶽四望  
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坐  
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四十四神也江  
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  
祭秩也是月辛祀北郊始以穆宣張皇后配地魏氏  
故事非晉舊也

### 宗廟社稷

晉初置宗廟在右都城宣陽門外郭璞卜遷之左宗

廟右社稷輿地志云今縣東二里亢風觀卽太祖西  
偏對太社右陞東卽太廟地社立三壇帝社太社各  
一稷一晉武帝十六年改築太廟輿地志云太廟中  
宗置及武帝卽位常嫌廟東逼水西逼路因改築欲  
因洛陽故事遷入宣陽門內僕射王恂奏以爲龜筮  
弗違帝從之開埤牌東西四十丈南北九十丈五代  
仍之至陳乃廢晉初仍漢魏舊儀但置官社而無官  
稷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太康  
中詔併二社之祀傅咸奏宜如舊詔一依魏制至元

皇清類編 卷之三  
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二社一稷建康圖經古太社  
太稷壇在縣東二里

右吳大帝時羣臣上奏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帝曰郊  
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都於豐鎬非  
必土中帝不聽終吳之世郊祀廟社缺然無可紀者  
晉之東遷萬事草創而其禮文亦時有可觀二郊宗  
廟社稷故處今尙可攷南朝四代莫之改也如荀組  
援都許立郊之議例與吳之諸臣其意正同記云將

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歌太王遷岐之事曰乃立冢  
土戎醜攸行然則王者定都開基必徼神於三神爲  
法於後世郊祀廟社其可緩乎前日 駐驂維揚及  
幸會稽臨安將草其儀而未暇遑也萬一再臨江左  
建城市營宮室願戒有司議先二郊宗廟所在以稱  
明主若奉天事神念祖修德之意

東南防守利便上

東南防守利便中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進

江淮表裏論

江淮之險天地之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  
江以爲家戶備淮以爲藩籬當三國時吳割據荆揚盡  
長江所極而有之而壽陽合肥蘄春皆爲魏境吳不敢  
涉淮以取魏魏亦不敢絕江以取吳蓋其輕重強弱足  
以相攻拒也故魏人攻濡須吳必傾國以爭之吳人攻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東南防守利便中 一  
事以  
合肥魏必力戰以拒之終吳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之  
地江邊單外故卒無以抗魏魏已下蜀經略上流屯壽  
春出廣陵此吳之所以爲禽也東晉迄陳彭城盱眙江  
都廬壽諸鎮之地皆入南常據江扼淮以防北敵至陳  
宣帝而淮南之地盡歸于周末幾而陳亡從而觀之形  
不合則東南之守必孤真表裏之勢則然也今自淮而  
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  
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  
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實尋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

緊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表裏江淮包括東  
南其來尙矣凡我之所以守若敵之所以攻古今之宜  
蓋不甚相遠昔魏文帝嘗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  
道至徐因幸廣陵臨江而觀兵矣吳之所備者不過自  
石頭至江乘浮船列戍以應之而已符堅嘗出汝穎破  
壽春以撓晉晉之所備者不過以宰相爲征討大都督  
屯江之南遣謝元眾軍擊洛澗渡淝水以應之而已魏  
太武嘗濟淮飲江營瓜步山以窺宋矣宋之所備者不  
過沿江六七里百數舳艫相接以應之而已凡此因淮

旬之勢以保江南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敵之所繇入則吾之所以爲守者可不固邪魏之屯田皖城謀以弱吳孫權乘雨水入皖督軍攻城須臾遂拔自是皖城屬吳矣魏以晉宗爲蘄春太守數寇吳境吳遣賀齊襲蘄春生致晉宗今皖與蘄江州之北境也曹操治水軍順流而下周瑜程普督軍以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兵敗退瑜屯南岸使黃蓋焚北船操因遁去今赤壁武昌之北境也凡此舉江南之眾以入淮甸之策也觀之前世知我之所以取則知敵之所以攻可不備邪噫欲守

江爲家戶然淮甸之勢未立則江豈可得而守之也又欲備淮以爲藩籬然江南之基未固則淮豈可得而備邪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此兩者可以並行而不可以偏廢何哉異時金人出沔鄂剽豫章而全軍直指金陵比僞齊之兵頓譙尾以禁壽春而李成睢盱於漢上夫敵人之情蓋可見矣而吾之所以自治者自江而南教化政刑方圖之而未暇舉淮而外郡縣鄣塞皆置之而不問此何理也議者以謂宜修政事治軍旅以保江南任將帥積芻粟以保淮甸表淮而裏江形勝已全則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功  
我之所以備敵者敵還以備我敵之所以攻我者我還以攻敵起荆襄而至于江左政舉而人和兵強而食足則進之東西倚江以爲重恃江以爲援敵人知之彼且設備於宿亳必不能默集青徐以擾關輔矣彼且設備於光順必不能轉輸陳許以給大梁矣如是則我之所以備敵者專而敵之所以備我者分則是我眾而敵寡矣占天之時因人之心張皇六師指揮四方一軍自淮泗以擣青徐一軍自壽春以收汝潁彼敵之赴救遠近不相及也求財於蜀合軍於陝以遏河隴出師襄漢因

糧唐鄧以趨京洛彼敵之與國番漢不相親也如是則我之攻敵者有餘而敵之應我者不足則是我爲之主而敵爲之客也蓋嘗論之江淮之虛實南北之雌雄我不能覽而用之則權歸於敵敵不能攘而有之則權歸於我權之所在成敗之機隆替之原也譬之奕焉或營其邊或營其腹邊腹之間布置定矣及其取勝必先人者也然則江淮之表裏其事詎可緩邪謹條具如右  
盱眙

符堅將彭超攻彭城謝元率何謙高衡次于泗口堅

將俱難毛當來會超有眾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閒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戰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元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戰大破之斬其將都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將邵保超難引退

魏太武率大眾數十萬向彭城宋遣輔國將軍臧質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及太武自廣陵北返悉

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引童謠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太武大怒乃作鐵牀上施鑱破城得質當坐其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募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繩數百人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縋出城截鉤獲之明日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落下不過數斗魏軍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

泗口

石勒侵逼淮泗帝求式遏邊境者公卿舉卞敦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晉以王敦威強太盛乃以劉隗鎮泗口

今泗州

東本府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三十里西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五十五里南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七十里北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淮揚軍一百二十里

東南本州界八十五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八十二里西南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滁州一百四十里東北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六十五里西北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二十里

右今泗州夾河為城而古盱眙在淮北岸或請宜徙州治於盱眙是不必然今城鎮汴泗之衝車之會必守之地也卞敦捨泗口退盱眙而北寇之勢遂張

則今城不必廢明矣盱眙負山瞰淮誠能治兵積穀  
與民共守分戍泗口之城兼淮汴之險而有之豈不  
壯哉夫臧質以城而扞太武數十萬之眾移書侮敵  
使慍而致戰驅士卒以螳附之眾不能損城之累塊  
若臧質可謂善守矣西北金湯之固何遽不若盱眙  
而虜賊之多未必勝於太武輶輜所向曾無一人敢  
負盾而立者賊雅步而登埤吏民束手而就死一何  
愚也論者遂以謂金人之鋒不可當而築壘鑿池以  
爲無補嗚呼固堅壁之將未有臧質豈城之罪邪

### 楚州

符堅遣俱難毛當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彭超寇  
彭城常鍾寇魏興俱難陷淮陰與超會師而南王顯  
自襄陽而下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遂攻田洛于  
三阿去廣陵百里京師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謝  
石次于余中毛安之王曇之次于堂邑謝元自廣陵  
以救三阿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將都顏逆戰于塘西  
元敗之斬顏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  
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之率舟師

乘湖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斬其將邵保難等  
遂退淮北

符堅喪敗謝安奏宜乘其釁會令謝元北征三魏皆  
降元欲令豫州刺史朱序梁國往彭城北固河上西  
援洛陽內藩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元還  
鎮淮陰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  
兒歸淮陰蕭道成討破之索兒走鍾離道成追至黠  
黠而還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道成爲假  
寇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初周

師南征無水戰之具已屢敗李景兵獲水戰卒乃造  
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命王環將以下淮景  
之水軍多敗長淮之舟皆爲周師所得又造齊雲船  
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  
老鶴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師非  
敵且未能至江及陳覺奉使見周師列于江次甚盛  
以爲自天而下

今楚州

東至海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至淮陽軍二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揚州一百五十

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海州一百四

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秦州一百九

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四十

五里

東北至海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淮陽軍二百

三十里

右楚州控引淮海蕞爾盱眙廣陵之間彼兩郡特以

爲形援而孤城當路非盱眙廣陵之爲唇齒亦無以

自立往者承秦楚泗與揚有輔車之勢矣方金蹂踐

苟合縱聯橫首尾相應淮南之地尙庶幾或存奈何

諸鎮不知出此賊破廣陵遂圍山陽他將皆閉城自

守以爲萬全矣及山陽敗沒承秦俄相繼而陷必然

學海類編 卷之九 專攻  
之理也今廣陵盱眙雖云謀帥而兵力寡小其視山陽不啻胡越不知山陽有一犬吠形之警則兩都獨能無事乎

### 廣陵

黃初六年八月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大歲寒水道兵不得入江乃引還吳志云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後魏太武太平眞君十一年十月車駕濟河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車駕至淮詔刈葭葦作筏數萬而濟淮南皆降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可勝數宋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有請進女於王孫以求和好帝以師昏非禮許和而不許婚明年正月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授爵者二百餘人車駕北旋

晉郗鑑遷車騎大將軍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

史假節鎮廣陵及祖約蘇峻反聞難便欲率所領東  
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  
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鑑奉詔流涕設壇場  
刑白馬大誓三軍登壇慷慨三軍悉爲用命率眾渡  
江與陶侃會于茄子浦還丹徒作壘以拒賊  
謝安上疏求自北征進都督揚荆司豫徐兗青冀幽  
并甯益雍梁十五軍州事加黃鉞出鎮廣陵之步兵  
築壘曰新城命朱序進據洛陽謝元抗威彭沛

今廣陵

東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南至江四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楚州一百四十  
里

東南至本州界四十八里自界首至潤州八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真州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泰州四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七十五里

右西北以關塞爲險東南以江湖爲險故經營中原  
不都大梁卽都關輔若巡幸東南其都邑之勝惟建  
康而已前日主議之臣請駐驂廣陵以爲北近大  
梁可激中原人心邪則建康猶廣陵也以爲徘徊東  
南待時而動邪則廣陵非其所也且自孫氏及晉宋  
以下曹丕魏佛狸嘗濟淮飲江頓軍於廣陵矣而石  
勒之兵亦嘗入寇去廣陵財百里然則廣陵者四戰  
之地也奈何以萬乘之尊居於九衝之衢徹障塞弛  
烽堠晏然無備而幸敵人之不來此可乎不可也夫

融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晉劉牢  
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剋之斬成及王顯王詠  
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繼進堅與苻融登  
城而望王師見部陳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  
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  
撫然有懼色謝石聞堅在壽春也謀不戰以疲之謝  
炎勸從朱序之言遣使請戰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  
謝元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別陣逼肥水王師  
不得渡元遣使謂融曰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

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  
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卻陣欲因其濟水而發之  
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騎馳掠陣馬倒被殺軍遂  
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  
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

齊高祖踐祚恐魏致討以爲軍衝必在壽春非垣崇  
祖莫可爲捍徙爲豫州刺史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  
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  
之謂長史曰昶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於水一激

廣陵非有河山之限與壘壁之守也必以盱眙爲之  
關鍵以淮陰爲之藩籬而又聚兵廣陵輕重相制遠  
近相及而後淮東之勢成矣今按撫使雖治廣陵然  
軍旅寡缺儲峙蕭條平時喘喘自救不暇况能指揮  
支郡號令諸將以赴一朝之急耶制置之閒不可不  
厚爲之備也

### 壽春

母邱儉罪狀司馬景王移檄郡國舉兵迫脅淮南將  
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歃血稱兵爲

盟分老弱守城儉與文欽自將五六萬眾淮西李頊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景王統中外諸軍討之別使諸葛督誕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齊徐諸軍出譙宋之閒絕其歸路景王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頓據南以待之符堅南侵遣征南將軍符融驃騎張蚝撫軍符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騎二十五萬爲前鋒融等攻陷壽春梁成與諸將率眾五萬屯于洛澗成頻敗晉師晉遣謝石謝元等水陸七萬相繼拒

急逾三峽自然沈溺所謂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兵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決小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眾溺死千數大眾退走梁普通六年大舉北侵令夏侯亶師譙州刺史湛僧智等攻壽陽與魏將河閒王琛臨淮王彧等相距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亶帥湛僧智魚宏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淝魏軍夾淝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正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

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淝鎮改爲南豫州以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懼兵荒百姓皆離散直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戶克復

晉溫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人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蔡戍

垣崇祖慮魏復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徐故城眾疑魏當於攻城土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城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

峽石

按淮南有兩峽石陸遜戰處在舒州桐城縣界號南峽石壽春峽石在壽春上蔡間蓋夾淮地名今

皆附壽春下恐非是

孫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大司馬曹休帥步騎十萬入皖陸遜假黃鉞爲大都督以逆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中部令朱穆全琮爲

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峽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

### 正陽

周拜李穀行營都部署攻圍壽州李景詔宋齊邱還金陵以劉彥正爲神武統軍劉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腹背皆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南唐劉彥正帥師向壽春以禦周師李穀棄營退據

浮橋彥正議追之劉仁贍以謂不如養銳以俟其隙彥正追之正陽爭據其橋爲周師所敗

林仁肇密說李國主曰請假臣兵數萬直抵壽春分據正陽救復淮甸臣請據淮而禦之

### 今壽春府

東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濠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潁州一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三百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亳州一百六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六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光州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五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亳州二百一十里

右壽春古南北之衝也地入于南則犄角謀譙宋羈

縻穎蔡彼北方將應接之不暇矣北人得之則出合肥擾歷陽江表之民亦豈得緩帶而寢耶是以魏人與吳晉與符堅宋齊與拓跋氏南唐與周常血戰而爭之尺寸之地不輕以爲敵也今國家北境僅有淮濱而已而壽春之阻一爲王彥充襲奪輒置而不問何耶不得壽春淮西之安危未可知也或謂壽春故城倚紫金山以爲固當徙据其地因修復忠正軍以控扼淮上如正陽古下蔡戍皆沿淮立柵如峽石可築堡塢以爲防限如是則壽春之根勢立矣鎮壽春

與盧濠鼎峙奄有淮西北向爭衡豈惟保淮是乃保江之策也

### 合肥

建安十三年孫權爲劉備攻合肥曹操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遣張熹救合肥權聞熹至乃走

十四年春三月曹公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二十年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

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溪權築濡須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軍還畱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

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江將軍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致賊壽春魏帝不聽曰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

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魏帝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  
詔亦退

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  
口晉帝曰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  
以冀萬一不暇爲青徐患也且水口不一多戍則用  
兵眾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併兵合肥毋邱儉文  
欽請戰晉帝命諸將高壘以弊之恪攻城力屈死傷  
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榆邀其歸路儉率諸將以  
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

### 濡須附

孫權建安十六年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  
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兵歎其齊肅  
乃退

呂蒙從權距曹公於濡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  
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呂蒙曰兵有利鈍  
兵無百勝如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及船乎遂  
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

魏使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朱休穆爲濡須督仁欲

襲取州上先揚聲東攻羨溪休穆分兵赴羨溪仁進兵距濡須七十里休穆追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諸將各有懼心休穆喻之曰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以謂曹仁用兵孰與休穆耶又千里步涉人馬疲困某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因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彫乘油船攻中洲仁將萬人留橐皋爲後拒休穆步兵將攻取油船別遣將攻常彫休穆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斬常彫臨陣斬溺死者千餘

今廬州

治合肥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四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二百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一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濠州四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十  
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七十  
五里

右兵家之論曰城有所必爭城有所必攻吾之所以  
應之者奈何曰深溝高壘待之以必守秣馬厲兵示  
之以必戰而已魏之合肥吳之濡須所謂必爭之地  
必攻之城也孫權嘗擁十萬之眾而攻合肥矣張遼

所領財七千人遼與諸將謀之及其未合當逆挫其  
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也乃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明  
日大戰遼先登陷城直抵孫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  
爲曹公之出濡須也號步騎四十萬權止以七萬人  
拒之遣甘甯糾手下健兒百餘人夜斫操營北軍震  
駭此所謂待之以必守而示之以必戰也夫以戰爲  
守故能以逸待勞以寡擊眾此爲兵之要也今合肥  
濡須皆吳境也論者常以謂兵少不足用城堙不足  
守苟爲是言則是必皆懾懦困遁之見也雖與之太

行之阻濁河之限亦必委之而去矣况合肥濡須乎  
夫守合肥以限淮北守濡須以藩江左則是江淮表  
裏之勢也且合肥從古以來其浸有凍湖肥水其蔽  
有新城居巢濡須在吳志有羨溪中洲橐皋其地形  
俱尙在但不知必戰必守今人何如古人爾

### 渦口附

曹公伐吳自渦入淮出肥水軍於合肥

魏文帝循渦入淮陸道徐進至廣陵

宋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拔

### 渦陽以爲聲援

梁侯景退保渦陽魏慕容紹宗擊敗之景自峽石濟  
淮說下韋黯遂據壽春大通元年遣領軍曹仲宗伐  
渦陽陳慶之隸焉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  
馳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輕銳不如勿擊慶  
之曰魏人遠來皆以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  
於是與麾下百五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  
還其諸將連營西進據濡須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夏  
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

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  
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  
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  
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破斬獲略盡渦水阻  
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

右淮南之浸有淮水肥水渦水漁水

水皆淮北

郡縣陽洋

戍皆依水以立焉晉魏之侵吳必自譙入渦水淮肥  
以南向今長淮之險僞齊已與我共之矣其窟穴於  
譙非一日也北謀者言築城渦口然則僞豫之態見

矣他日通餽運作樓艦以犯濠壽必此塗出也觀元  
魏作十三城於渦陽陳慶之以數十百戰盡平除之  
而後已及賊去乃置西徐州以據之則渦陽是亦南  
北必爭之地何必渦口凡兩軍犄角一障之閒其安  
危係焉乘勢襲奪每覆軍殺將而不悔也是故魏攻  
鍾離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芻牧者皆爲  
大眼所掠曹景宗募敢勇士千餘人度大眼城南築  
壘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壘因得成使別將趙草守之  
因謂之趙草城魏人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又魏人分

築東西小城夾肥韋叡先攻二城既而魏人援兵五萬掩至叡督戰破之叡先立堰於肥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進軍至叡屯下叡督厲眾軍而前魏人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卻因築壘以自固壘成營立合肥遂陷此以言之魏不築十三城則無以守渦陽陳慶之攻戰使魏一城尙在則渦陽非梁有也觀之往事以料賊情僞豫之勢駸駸而南矣朝廷雖務含容未忍出師以聲其罪始量地守險治兵積粟聊有以待之夫何傷於齊而惴惴然一不敢爲也且人治家國城郭中兵蓋是常事小小捍禦而憂僞豫之疑我豫僭竊猖狂而我獨不疑何耶

### 鍾離

魏中山王元英攻鍾離圍刺史呂義之梁武帝詔曹景宗督眾軍援義之頓道人洲待眾軍集俱進景宗違敕而進遇暴風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及韋叡至與景宗頓邵陽洲立壘魏連戰不能卻又度魏城數里築城使趙草守之因爲趙草城元英圍鍾離眾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梁武帝詔韋叡

與曹景宗會軍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旬日至邵陽  
於景宗壘前二十里掘塹植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  
營立元英大驚乃募人潛行水底齎敕入鍾離東城  
令知援兵已至城中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來攻叡  
結車爲陣以強弩二千一時皆發傷者眾矢貫大眼  
右臂亡魂而走又與元英戰一日數合英憚其強魏  
人先於邵陽兩岸爲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  
大艦使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卽遣之鬪  
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  
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  
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者猶數十萬

### 涂中

吳孫權遣兵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晉咸和中石勒侵阜陵王導出軍次江甯俄而賊退  
蘇峻據歷陽孔坦曰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  
諸口

今濠州 治鍾離縣

東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九十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里自界首至宿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滁州七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泗州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壽州一百

二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一里自界首至宿州一百

九十八里

今滁州 治清流縣古徐中

東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真州二百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五十五

里

東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九十里

皇清類編 卷之三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泗州二百  
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  
十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濠州一百五十里  
右濠州今治鍾離如邵陽洲道人趙草城皆据淮以  
爲險南唐陳覺屯濠州築甬道欲與壽春通則鍾離  
實壽春之蔽也涂塘卽今涂河漢有阜陵侯邑在滁  
州西彭超陷盱眙謝石赴救次于涂中以知守滁陽

則可援盱眙也以地理志攷之濠州西至壽春一百  
一十里西南至壽春一百二十里滁州北至盱眙一  
百九十里東北至盱眙二百一十五里而滁州之西  
界距濠一百六十里濠之東南距滁一百九十里此  
數州唇齒之勢也昔石驄攻壽陽朝議欲作滁塘以  
遏虜寇韋叡堰肥水以攻合肥康絢築浮山堰灌壽  
陽以拒魏由此觀之淮南雖無大山絕塞之阻然肥  
近有滁水或塞或流皆可以禦敵也

歷陽

吳景守歷陽孫策助景眾五六千渡江轉鬪所向皆破

蘇峻渡江祖約據歷陽與峻相首尾

劉牢之討陳敏遣劉機出歷陽敏使錢廣次烏江以拒之

袁真以壽陽叛溫將討之以毛穆之守歷陽謝尚鎮

歷陽時欲有事于中原使尚帥眾向壽春

今和州

治歷陽縣

東至本州界一十里自界首至太平州三十一里

西至本州界六十九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二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平州六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七十里自界首至滁州八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一百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楊州一百七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二十五里

右孫策之圖江表也起兵歷陽轉攻秣陵遂定諸郡以成霸業其後蘇峻將襲建業亦濟橫江以劫姑熟蓋王師下江南渡於采石比金人犯順越采石而渡網沙夾蓋網沙江面既狹於采石而捨舟登岸平原易野此騎兵之地故金人得之遂陷建康然則歷陽者姑熟建康之門戶也其謀師聚兵豈不重哉

蘄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一里自界首至黃州北十里  
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四十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三百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江州三十  
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舒州一百七  
十里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專攻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一百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光州三百里

舒州

東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池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五十  
八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至和州一百八十  
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廬州一百七十

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池州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至無爲軍二百

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五十五

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壽州五百一

十里

黃州

東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三百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五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三十六里自界首至光州一百

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五里自界首至鄂州一百五十里西  
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安州一百六十  
里

右淮西以壽春合肥爲巨鎮而蘄黃舒三州其地偏  
遠狹隘則難以屯重兵然舒蘄爲九江之蔽黃州爲  
武昌之援其實緊而不輕也其備禦之方不必推之  
前聞而驗以往事曩金人及鄂及黃江西湖南相繼  
陷沒去年秋李橫南歸斥埃無狀轉相驚動以爲寇

至江浙之人岌岌然不自保則三州之捍信乎甚緊而不輕也今李成突据漢上窺窬之志不小而楊么出沒洞庭王師屢敗聞之道路李成密以么爲囊橐審爾則萬一乘閒而東成主車騎么主樓艦犯岳鄂蕪黃以向江表豈不殆哉備禦之方幸早圖之也

右淮西

以上鎮戍十各隨事有議

右殷浩北伐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王羲之與浩書曰保淮之志非曰所及莫過還守長江諸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羲之之勸浩因長江以

固大業又論須根立勢興謀之未晚此言是也至以謂捨淮而保江豈不謬哉且江淮表裏之形雖相距千有餘里然其安其危其實首尾也昔符堅圍襄陽晉出兵禦之詔謝元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之游軍淮泗以爲形援然則江淮表裏必相須以爲強也孫權出居巢口向合肥攻新城又遣孫韶陸議將萬餘人入沔魏明帝親征未至合肥權遁走而韶議等亦退然則江淮表裏必相恃以爲安也儻專備淮南而輕江左之根本與但守江左而去淮南之藩

籬計出於此必兩盡而俱亡爾莫若命大將以守淮  
屯重兵以保江敵擾淮甸則出銳師而赴救掩上流  
則詔諸鎮以入援合江淮爲一體制遠近如一人審  
此則何獨江淮以天下爲一統可也

東南防守利便下

右迪功郎江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臣陳克  
左宣教郎添差通判建康軍府提舉圩田臣吳若  
進

江流上下論

昔楚之興也國於鄢郢而守黔中巫郡兼江漢之險而  
有之故以區區之國而常與齊秦爭衡及三國而後海  
內之地分爲南北故必都秣陵備淮甸以犄角北寇然  
則國之安危則繫於上流而已蓋宗廟社稷雖具在建  
鄴而平居無事千官六師供億無量則轉輸之利固繫

學海類編 卷之...  
於上流一旦有警旌旗舳艫四面赴救則屏翰之勢又  
係於上流故南朝六姓其強弱之勢與興亡之所繇顧  
上流設施何如耳且大江之南地形延袤可撓之處不  
一備東則敵必撓我之西備西則敵必撓我之東隨處  
設備則兵分而力屈苟失於彌縫則隙多而寇至厥今  
之策奈何昔紀陵聘魏文帝問吳之戍備幾何曰自西  
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道里甚遠難爲固守對曰  
疆界雖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  
軀其護風寒亦數處爾如此則上流所備可得而言矣

夫荆湖之地爲州十一而其鎮則江陵武昌是也京西  
道爲州者八而其鎮則襄陽是也江西道爲州者十而  
其鎮則九江是也凡畫野分土必據其津塗而扼其喉  
衿今所謂險要必爭之地者不過江陵武昌襄陽九江  
是矣何以明之江水源山於岷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  
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以謂荆南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達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岷冢導漾東流爲  
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以謂襄陽西接  
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

田良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者也沅湘眾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於江則武昌爲之都會故吳大帝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之所謂尋陽北撫羣蠻西連荆郢亦藩任之要者此也今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援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南之守亦固矣至於備禦之處必有輕重措置之閒必有緩急比年金人常絕

武昌而竦豫章矣李成常寇尋陽而驚江左矣然而此二鎮者於今備禦之處豈不甚重歟日者金人竭力以事隴蜀李成乘閒以入漢上荆南之形已孤而梁洋之道遂塞然則二鎮者於今措置之閒豈不甚急歟使其巢窟關中吞食梓益順流襄漢閒出江陵則武昌九江自然震動則是東南之際脈絕而壤斷四分五裂揚越之區其能高枕而臥乎今日之事莫先於下詔以收襄漢增兵以戍荆南收襄漢則興元之阻譬之近藩戍荆南則巴蜀之富還爲外府而又屯武昌而湖之南北可

以按堵屯尋陽而江之東西可以衿帶上游之勢也已  
成矣而後根本建康左右淮浙取資於蜀調兵於陝以  
天下之半而與敵爭庶乎可以得志矣昔諸葛亮劉備  
以取蜀結吳跨有荆益周瑜亦勸孫權分以荊州資劉  
備以發兵爭蜀還据襄陽以蹙曹操北方可圖也由是  
觀之坐制吳楚通西蜀而守襄陽英雄之資而帝王之  
業也謹條具如右

襄陽

羊祜鎮襄陽以計令吳罷石城守於是戍邏減半分

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  
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  
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以益祜祜在軍輕  
裘緩帶身不披甲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利  
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  
絕乃增修德信以懷初附慨然有併吞之志每與吳  
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於是人情翕然悅  
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使命交通抗稱祜  
之德量雖樂毅孔明不是過也祜算伐吳必籍上流

之勢表留王濬監益州密令修舟楫祜繕甲訓卒廣  
爲戎備祜上疏云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  
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  
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  
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空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  
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恃其俗急速  
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  
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  
如此兵不逾時剋可必矣晉帝深納之晉後平吳皆

### 如祜策

石勒荊州監軍郭欽寇襄陽勒令欽退屯樊城偵謀  
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欽  
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  
率該部眾自石城降于欽毀襄陽遷百姓于沔北城  
樊城以戍之王師復戍襄陽欽又陷攻之留戍而還  
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  
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司馬勲出子午  
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欽進擊青泥破

之健又遣子生與弟雄將兵數萬屯嶢柳愁思墮以  
拒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溫軍力戰生眾乃散雄又  
與車騎將軍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敗雄遂馳襲司馬  
勲勲退次女媧堡溫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  
保居人皆按堵復業持牛酒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  
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符堅先遣楊安寇漢川遣王顯寇蜀遂陷漢中又攻  
二劍剋之進據梓潼又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笮夜  
卽等皆歸之以揚統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鎮仇

池頃之遣其尙書令符丕大司馬慕容暉苟池等步  
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眾爲前鋒石越率  
精兵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與姚萇出南鄉苟池與  
强弩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次沔  
北晉南中卽將朱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  
遂游馬以度序大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  
餘艘以濟軍丕率諸將進攻中城使苟池石越毛當  
有眾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桓冲擁眾七萬爲  
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据上明堅兖州刺史彭超請

率精銳五萬攻彭城願更遣重將討淮淮諸城於是遣俱難毛當毛盛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與超會師而南毛與王顯自襄陽會兵攻淮南

宋隨王誕鎮襄陽柳元景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尹顯祖出訾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入魯陽自訾谷入盧氏元景率軍繼進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宏農城五里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宏農法起進據潼關方平等向

陝元景令諸軍竝造陝下列營魏城臨河爲固諸軍頻攻未拔魏軍挑戰安都奮擊魏軍無不披靡明日大戰破之

今襄陽京西南路

東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隨州二百八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房州二百五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鄧州八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一里自界首至郢州五十六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三十四里自界首至峽州二百八十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唐州一百六十三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一里自界首至均州一百八里

右孫權初併江南周瑜呂蒙勸權取襄陽以抗曹操權方力征江湖日不暇給襄陽卒爲魏有魏之攻吳兵來於漢沔屢矣亦希襄陽之攻然每戰輒敗未嘗得志焉及晉之興西藩益強羊祜奪石城以西招納降附布德行惠練兵積粟規以滅吳之襄陽迨其後晉師併吞果自襄陽始也及晉室之東已而爲宋則襄陽截然爲南北之限矣其地入南則坐而可制羯胡地歸於北則敵人乘之動搖江左是故大司馬溫之領荊州也決策北征眾軍發自江陵道襄陽而入

均口直抵關中敗郭欽破符雄進至霸上而還隨王  
誕之鎮襄陽也柳元景率諸軍將會於盧氏薄茲農  
據潼關戰于陝下當是之時南國之威少震焉由得  
襄陽故也中閒江右未潔逆胡縱橫石勒以偏師向  
樊城周撫望風而遁襄陽石城沒於虜者久之其後  
符堅乘陷蜀之勢舉兵寇襄陽則江表之兵來固已  
可憂中原之略無可言者嗚呼得失成敗古猶今也  
自神都淪喪京西諸郡相次從僞而襄陽孤軍自守  
累年于茲矣躊躇之頃幾失機會使賊豫生心驅斥

守將楊兵據險傲然有南向之意豈不甚可惜哉且  
金人既殘五路又窺四川北豫賊聚於漢上計其兇  
狡情狀可知若襲荆南而當國之上流或自淮安閒  
行漸黃其禍小則爲石勒大則爲符堅不知闔外何  
以禦之及今謀之尙有策也且一二大將駐軍江渚  
去賊十里安所防扞與其坐待不若雙討儻移池陽  
之屯列於鄂岳起九江之兵入于漢沔破除楊么追  
擊李成鎮撫襄鄧且耕且戰跨荆益漳湖而逼京路  
在此一舉也夫棄襄陽而成江南則我盡力以備僞

齊猶恐無益守襄陽而臨京西賊豫亦將奔命而備  
我可以獲利且人之情甯備人耶甯使人備己耶曰  
備人者制於人使人備己者制人制人與制於人不  
可同年而語矣

鄂州附

按齊梁鄂州治夏口今鄂州也今之鄂州古石城也

柳世隆爲武陵王長史江夏內史行鄂州事沈攸之  
反遣孫同等三萬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讓等二  
萬人次之又遣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住下白螺洲有白驕色旣

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  
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  
卻

張宏策說蕭懿曰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  
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剪暴如  
不早圖悔無及也

今郢州

治長壽縣

右襄陽之北有樊城石勒嘗令郭欽襲據以逼漢沔  
去襄陽三百里界有馬圈崔慧景嘗以四萬人攻之

乃陷至於黔中沔上皆前世攻守之處也然以古今地形較之惟郢城爲重羊祜謀伐吳先侵石城以奪吳人之資梁武帝起兵襄陽張洪策說蕭懿早圖郢州蓋郢之封域三面皆通江陵其西抵襄陽僅百餘里今經緯漢上鎮襄陽必以郢州爲蔽也

江陵

按漢末荊州實治襄陽

荀彧勸曹操先取河北南臨荊州旣破單于公孫康斬送袁尙首遂直出宛葉以征劉表會表死其子琮舉眾降劉備聞之遽走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据

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至當陽長坂大鬪艦乃以千數操卒悉浮於沿江兼有步騎水陸俱下號八十一萬劉備會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權納周瑜魯肅之議遣兵三萬人送操遇於赤壁時操軍疾疫戰不復利船艦俄爲吳人焚蕪引軍而退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 蜀先主客於荊州劉表益其兵屯於新野詣諸葛亮論天下事謂曹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用可與爲援不可圖也荊州用武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天府  
之土高帝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可并有之跨有  
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天  
下有變則命一大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身率益  
州之眾以出秦川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及  
劉表卒子琮降曹公先主將其眾去之荆人多歸先  
主眾十餘萬輜重數十輛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  
會江陵未至曹公先已據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  
數十騎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又得表長子

琦兵萬人俱到夏口遣諸葛亮結於孫權權遣周瑜  
等水軍數萬與先主併力破曹操於赤壁曹公引兵  
歸先主表琦爲荆州刺史又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  
陽四郡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爲荆州牧治公安權因  
以荆州借之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爲益州牧  
孫權使來欲得荆州先主無還意會權怒遣呂蒙取  
長沙零陵桂陽先主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襄陽是  
歲曹公定漢中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建安二十四年  
關羽攻曹仁禽于禁于樊權襲殺羽取荆州明年先

主帥諸軍伐吳吳將陸遜屯秭歸先主率海將緣山  
截嶺於夷道駐軍與吳人相拒于夷陵先主大敗收  
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永安 劉表死魯肅說孫權  
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險  
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安富若據而有此之帝  
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各有彼此  
加劉備與操有隙客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請  
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及說劉備使  
撫表胤同心一意其拒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剋

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征恐爲操所先權遣肅行到  
夏口聞曹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表子  
琮已降曹操劉備遽奔走欲南渡江肅與備會宣  
權旨及陳江東強固勸備與權併力備遣亮使權肅  
亦反命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迎之  
惟周瑜魯肅定計擊操與劉備俱進攻操於赤壁操  
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瑜又破曹  
仁仁遁去瑜屯據江陵劉備領荊州牧治公安瑜上  
疏諫不可而魯肅勸借之以拒曹公操聞權以土地

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後備定蜀權令諸葛瑾從求  
荊州諸郡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  
耳權曰此假而不反欲以空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  
史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使呂蒙等取長沙零陵桂  
陽三郡使魯肅屯巴邱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爲諸軍  
節度又併兵備羽於益陽未戰備請和許之後三年  
關羽虜于禁等權內憚羽欲以爲己功牋與曹公乞  
討羽自効先遣呂蒙襲公安降南郡太守蒙据江陵  
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  
以備蜀關羽自麥城遁走潘璋斷其徑路獲羽及其  
子平建安二十五年劉備帥軍來伐至巫攻秭歸誘  
道武陵蠻夷於是諸縣反皆爲蜀權會陸遜督朱然  
潘璋等以拒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  
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以所斬  
及投兵降者數萬人備奔走僅以身免

今江陵府

治江陵縣  
係湖北路

東至本州界五百七十五里自界首至鄂城一百五  
十五里

學海類編  
西至本州界二百五里自界首至峽州七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豐州七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五十  
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十里自界首至岳州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里自界首至豐州六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安州二百  
八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襄州一百  
七十里

右江漢在秦漢以前蓋荆蠻之地也其形勢豈足以  
爲天下之重輕也哉漢末劉表据有荆州地險而人  
富表區區自守無復遠圖故海內英雄陰拱而竊睨  
將拊其背而奪之孔明之勸元德魯肅之說仲謀文  
若之啓曹公未嘗不指荆州而爲言也及劉表既死  
魯肅奉命疾馳欲慰安劉琮會挾元德以禦曹操孔  
明則以爲攻劉琮則荆州可有肅未及境元德遲疑  
不斷之閒而曹公已臨荆州矣元德乃遣亮求救於

吳吳人與之併力以拒北軍曹公得表之士眾因表之船舫順流而下喟然有貪江澣之志以周瑜總偏師破之赤壁曹公大敗引兵而退吳人亦自以爲有荊州矣元德因表劉琦爲荊州刺史且南征以取四郡適會琦死羣下推備荊州牧治於公安吳不得已以土地假備共拒曹公先主得此資也西入巴蜀襲劉璋以成霸業遂於倍約兼南郡而有之無還吳之意也蜀人亦自以爲得荊州矣俄而吳發兵進江陵擒關羽而殺之先主與吳爭乘危騁變上下千里陸

遜破之西陵先主敗沒絕命永安而後荊州之地多入於吳天下於是始南分焉蓋荊州之境所包者遠始時魏武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分南郡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及敗而歸吳之所得者南郡而已吳與蜀分荊州也南郡零陵武陵以西爲蜀江夏長沙桂陽三郡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則荊州之地瓜分豆剖拆而爲三然蜀終不能有宜都武陵零陵南郡故覆師敗國而終以無成矣魏固守襄陽南陽南鄉故更出迭入常爲吳患吳佔荆

州之什七也而又專事江陵公安故西備蜀北備魏  
魏備蜀雖強亦無柰吳何蓋形勢使之然也迨晉平  
蜀以綴吳之西料理襄陽以擾吳之北以攻巫峽下  
江陵而吳國爲墟矣由此推之荆楚之國乍離乍合  
吳魏蜀之強弱繫焉何如此之以古揆今理或然也  
夫金人之寇蜀夔峽則江陵之西已病矣劉豫之拔  
襄陽則江陵之北且危矣然零陵桂陽長沙江夏幸  
無恙也若亟守江陵按湖之南北西援巴蜀北收襄  
陽則病可起而危可安焉不然則賊出襄陽距江陵

五驛而近越江陵而下峽不能數百里事至此誠恐  
東南之憂不但東南而已夫不守江陵則無以復襄  
陽不守江陵則無以固巴蜀不守江陵則無以保武  
昌今而不圖後無日矣嗚呼江陵公安此三國之君  
虎視龍戰叱吒踊躍惟恐失之者也今荆南尙爲吾  
土不折一戟不殺一民可指揮而定乃釋而不爲若  
英雄之人有先我而起者何以待之襄陽之事可以  
戒矣

夷陵附

蜀先主率大眾來向西界孫權命陸遜督朱然潘璋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誘動諸夷使馮習爲大將張南爲前部趙融等各爲別督先遣吳班於平地立營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舍船而就步處處

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遜瑜諸將犄角此寇政在今日乃先攻其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以火攻之易爾勢成通率諸將同時俱進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阿等破其四十餘營備因夜遁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俱盡尸骸塞江而下備大慙曰吾乃爲遜之所折辱豈非天耶

陸機著辨亡論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咨之大

司馬陸公陸公以四瀆天地所以節其氣固無可遏  
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就長伎以就所屈  
節荆揚而爭舟楫之利是天之所以贊我也將謹守  
峽口以待禽爾

今峽州 治夷陵縣

東至本州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二百六十  
五里

西至本州界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五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一百

九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八十  
里

東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澧州一百  
一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七百六十里自界首至施州二百一  
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襄州三百三  
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歸州一百二十里

右晉書南史載江陵戰地則有赭圻鵠尾錢溪濃湖其障塞則有公安上明此不過四封之內戍邏遮列而已藉令措置疏闊乘敵而入其受患尙淺也如其要害實在夷陵人以爲國之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觀陸遜之拒劉備循定策守常險故能以寡敵眾及晉師順流而下江陵遂沒夏口武昌無復支抗彼王濬豈賢於劉備夷陵江山詎

減昔時守與不守其勝敗存亡相絕有如此者夫陸遜之鎮夷陵有兵五萬及吳之衰見兵有數萬人陸抗以爲深戚今峽州孤戍弱卒殆成兒戲豈其守將乃勝於抗遜輩耶

### 長沙附

右孫權與蜀分荊州長沙以東屬權杜預以平江陵而沅湘以南望風歸命然則長沙亦荆湖之都會其戍備庸可忽耶昔宋武分荊州立襄州以張邵爲刺史將立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

乖爲政之要如邵所論則守江陵自足以蔽長沙而  
守長沙不足以固江陵此又不可不知也

### 武昌

孫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雒陽陽新  
沙羨柴桑六縣爲武昌郡權東巡建鄴留太子皇子  
及尚書九官於武昌召陸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  
章三郡事董督軍國諸公子有過遜輒裁之身在外  
乃心於國上疏陳事皆有補益權欲取夷洲朱崖伐  
公孫淵每以啓遜遜必諫止又與諸葛瑾攻魏之襄

陽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大有剋獲後代顧雍爲丞  
相其州牧都督領武昌如故遜卒後諸葛恪代遜權  
乃分武昌爲兩部呂岱督右部上至蒲圻

陶侃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  
江劫人侃之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斬數十人自是  
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  
其利帝使侃擊杜弢侃令周訪趙誘爲前鋒兄子與  
爲左甄擊弢破之時周顛爲荊州刺史先鎮尋水賊  
掠其戶口侃使其部將朱伺擊之賊退保湓口侃謂

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至武昌使朱伺逆擊大破之拜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後周訪等進軍入湘使楊舉爲前驅擊杜弼又大破之王貢以精卒三千出武陵誘五溪夷列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奉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斬千餘級降萬餘口王貢遂來降而弼敗走其後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舉兵入援峻平侃旋江陵偏遠移鎮巴陵侃復領江州刺史旋巴因鎮武昌侃

雄毅有權略明悟善決斷石勒聞其禽郭默默在中原數與勒戰賊畏其勇侃之討默兵不血刃而禽也勒益畏侃侃之在鎮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今鄂州

江夏郡武昌軍節度治江夏縣武昌在州東一百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興國軍八十八里西至本州界三百八十八里自界首至岳州二百六

十里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

十里

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九十五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四十六里自界首至岳州一百八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三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江陵府三百一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四百七十二里自界首至江州五百一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四十二里自界首至黃州一百五里

右秦取鄢郢爲南郡漢初分南郡爲江夏孫權分江夏立武昌郡晉惠帝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爲江州則是武昌在秦則包於南郡在漢則包於江夏在晉則或隸江州或隸荊州觀之地形武昌江湖之衝也西扞郢南拒岳西南據江陵取南鄙九江表裏扞蔽最爲強固故陸遜輔太子掌留事及拜丞相而都督武昌不改舊職則武昌其爲重地可知矣陶侃於沌口又移入沔及西征移鎮巴陵復移鎮武昌然則侃在軍四十餘年內屏王室外禦強寇其功烈可紀者

終始皆在武昌則武昌之形勢要劇不減於襄陽江陵也

巴陵

按周瑜初鎮巴邱今撫州崇仁縣非巴陵也

周瑜定豫章廬陵畱鎮巴邱

杜預開揚口起江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

今岳州治巴陵縣

右杜預云巴邱沔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陶侃征西巴陵巴陵與武昌蓋輔車之勢也然征西自沔

江陵在鄂州之北幾五百里其地雖云次緊屯兵守隘非江夏比也

江州

按江州晉初治武昌後治尋陽尋陽舊在江北柴桑其徙治也

元帝遣周訪屯彭澤以備華軼訪曰彭澤江州西門也今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兼嫌於相逼也帝會王敦督訪等討之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敗之

溫嶠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又陳尋陽濱江應鎮其地

劉毅表江州在腹心之內應接揚豫藩屏所寄實爲  
重複宜解軍府移

今江州

治德安縣  
故柴桑也

東至本州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興國軍二百五  
十里

南至本州界九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三十里

北至本州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蘄州二百七十五  
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康軍六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  
五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七十五自界首至池州二百  
五里

西北至本州界二十里自界首至蘄州一百七十五  
里

右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二州疆土曠絕統  
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

安晉安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立江州永興元年分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二縣置尋陽郡屬江州元帝渡江江州又置新蔡郡尋陽郡又置九江上甲二縣尋又省九江縣入尋陽義熙中省尋陽縣入柴桑縣柴桑仍爲郡其廢興蓋如此然則晉江州所領兼今之江東西湖南北十州之地南朝因而不改其提封遠矣故常以貴王大臣爲都督爲刺史其兵力稱是也然沿江必守之地不過尋陽湓城數處而已今江州卽尋陽帥也彭澤湓城皆在邦域之中命將列戍控扼上流藩屏建鄴可謂重矣且江邊孤危非可單軍獨能保固宜斟酌晉宋而爲之制也

豫章附今洪州

劉毅領江州都督表曰軍州在腹心之內憑接揚豫藩屏所恃實爲重複昔胡寇縱橫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權時爾今江左區區戶不盈數千萬地不逾千里而統旅鱗次未獲減息况乃地在無虞而猶置軍府文武將佐資費非要愚謂宜解軍府移鎮豫章

右江西大使嘗治尋陽矣頃復移鎮豫章以沿江形勢言之湓城彭澤足制上流內藩建鄴今為要地豫章立府其地斗絕非臨江抗禦之宜昔人以謂十郡之中良是至於戍備多事之時豈如尋陽若統督江州兵多食足則豫章還為內地可闢地而臥也

江南東路州七

宣徽池饒信撫太平

府一

建康

軍二

廣德建昌

縣四十

八

江南西路州六

洪虔吉江袁筠

軍四

興國南康臨江南安

縣四十七

淮南東路州八

揚承楚泰泗滁真通

軍一

天長

縣二十

州二

宿亳

縣十九

陷偽境

淮南西路州七

壽廬蘄和舒濠黃

軍一

無為

縣二十六

州一

光

縣四

陷偽境

荆湖南路州七

潭衡永郴全邵道

監一

桂陽

縣二十三

荆湖北路州九

鄂安岳鼎澧峽歸辰沅

府一

荆南

縣四十五

並陷偽境

京西南路州

府一

襄陽

州七

軍一

京西北路府一

州七

軍一

縣四十五

並陷偽境

京東府州軍一十七

縣七十八

並陷偽境

兩浙路府州軍一十五

縣七十九

福建路州六

軍二

縣四十五

廣南東西路州三十八

軍三 縣一百

四川府州軍監五十四

縣一百七十九

陝西府州軍三十五

縣一百一十九

以上諸路州縣總爲東南中興基業各隨事有議  
右昔楚之封於荆山不滿百里之地惟繼嗣賢能廣  
土開境遂据荆揚至于南陽傳延世祚九百餘年句  
踐之國於會稽也南至于江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

西至于姑蔑卒禽夫差以成霸業今東南形勢合淮  
浙江湖閩廣陝蜀絕長補短袤數千里自三國之吳  
若晉宋而下未之有也然則中興之業所乏者豈土  
地耶或謂今之所患者三戍備旣多軍旅猶闕攻戰  
不息而戎馬未蕃江湖雖險而船舫不治以守則不  
固以戰則不利其然乎其不然乎曰此何足爲患吳  
起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隄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且符堅之南侵也至壽春蓋一十五  
萬而謝元以八萬人拒之曹操出濡須也步騎號四

十萬而孫權以七萬人應之蓋重山積險則寡可敵  
眾然則軍旅之猶闕非所患也太公曰所從者隘入  
者隘所從者去遠此騎之末地也天淵深谷翳蒼林  
木此騎之竭地也洿下漸澤進退沮洳此騎之患地  
也故孫策之初起兵纔千餘馬數十匹吳之大將領  
兵二千人馬不過五十匹而已蓋被江負海則騎不  
如步然則戎馬之未蕃亦非所患也惟是江海之閒  
舟楫之便周瑜嘗論之矣汎舟舉航朝發夕到上風  
勁勇所向無敵又以謂舍鞏馬與吳越爭衡本非中

國所長是則江邊之戍水上之軍以我之長攻敵之  
短勝負可見矣昔劉表之守荊州治鬪艦千數今東  
南之盛不止一荊州也吳之末世舟船凡五十艘今  
國家之力何遽不若吳耶直不爲爾則舫船之不治  
又非所患也夫軍旅可益而使之眾也戎馬可養而  
使之強也船舫可修而使之備也今之所不若古者  
特存乎其人爾使任得其人吏稱其職則此三者皆  
有司之事何足以煩廟堂而徹冕旒也善乎陸機之  
論吳之所以興也大皇帝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異

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遜呂蒙  
魯肅之儔入爲腹心出爲股肱謀無遺算舉不失策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嗚呼美  
哉雖然區區之吳惡可以擬諸盛明且自古中興之  
主莫如宣王之治論宣王之治不過於內修政事外  
攘夷狄而已然此其治之迹非其治之道也宣王以  
內治而修政事以外治而攘夷狄豈他術哉得仲山  
甫爲之佐而召虎方叔南仲張仲數人者與之同心  
戮力以底于成周宣王之所知惟知任賢使能而已

夫惟任賢使能以宣王爲法此混一而光被之策也

此書爲南宋邊防要典在我

皇清一統金甌萬億年亦何所用之然近海之區鮫  
涎鱷沫豈能永靖卽如順治己亥京口之警幾爲東  
南大患幸

朝廷鴻福卽時殲除則思患預防此書固未可以覆  
瓿視之也康熙丁酉仲秋之望秀水陶越艾村書于  
素心居

學海類編

三

三

三

